

戰功一定有我 武掛軍旅

· 張宏堂口述，蔣彤雲整理記錄 ·

礦工之子

人說富和窮是世襲，這情形在窮鄉僻壤的偏鄉最常見，我的祖籍在廣東梅縣，先祖爲了謀生，與同鄉搭乘簡陋舢舨，歷經波濤巨浪重重風險，經過險惡黑水溝，終於踏上寶島臺灣這塊土地，幾個老鄉群聚苗栗山區，挖煤爲生。

祖父目不識丁，跟著阿祖在苗栗礦坑謀得一職，當了一輩子礦工，父親從小耳濡目染，不知道礦坑以外還有更寬廣的天空，於是繼承衣鉢，也跟著祖父去挖煤，礦工待遇不高，大部分薪資都拿去付了房租。張家世代代家無恆產，始終買不起房子，一直租屋居住，直到二十年前眷村改建，我成了張家在臺灣幾代人丁裡第一個擁有房地產的人。我把母親從鄉下接來頤養天年，母親少有機會搭電梯，新鮮的很，當她踏進家門，竟然流下淚來，母親說她這輩子都不敢想像有一天能像都市人一樣住進有電梯的大廈裡。

我在苗栗鄉下出生、成長，就讀獅潭國小時，同學揹的是書包，我用

客家花布把課本和便當捆一捆綁在身上。就讀國中，依然是用花布將書和便當綁在腰際，同學譏笑我像個女生，這令我很自卑。沒鞋穿赤腳上下學，三餐常常斷炊，一年一次的郊遊，我也跟著去，不過是兩手空空來回走一趟。看到同學們吃著點心，很想吃，總是躲在遠遠的地方看同學吃，很羨慕。當時很爲自己家境窮困抬不起頭來，因爲自卑所以個性害羞，不會主動和同學交流。

國三下學期，母親說實在無法再供我讀書了，希望我去當學徒，只要能掙錢回來貼補家用，做什麼都好。我知道，要改變命運，唯有讀書，教務處公佈欄上張貼軍校招生簡章，爲減輕家庭負擔，同時希望能走出窮鄉僻壤的鄉下，幾個同學相約連袂從軍報國去，一起報考空軍機校士官班。當年獅潭國中同屆進機校的有好幾位，家裡真的是太窮了，窮到我前往虎尾新訓中心報到時搭的火車，車票還是父母向親友借錢買來的。

從軍

民國六十六年四月二十日入伍，

三個月虎尾新訓中心的魔鬼訓練後，七月二十日，幾輛軍用大卡車將我們這群剛滿十五歲的國中畢業生直接送至機校，成了空軍機校常備士官班八十七期入伍生。

機校讀的是軍械，結訓後分發新竹基地軍電中隊軍照分隊，負責彈藥掛載。當時新竹基地飛的是F-100，飛機裝掛有五吋火箭、傳統炸彈、響尾蛇飛彈和四門二〇MM機砲，彈藥掛載有高度的危險性，掛載稍有閃失會造成地面重大地安事件，這對還是高中生年紀的我們而言，是很吃重的工作。除了彈藥裝掛，還要裝掛箭靶提供F-100射擊，我們軍照外勤負責飛機所有掛彈和武器裝掛，工作非常



軍照分隊外勤班負責飛機所有掛彈和武器裝掛，照片中人員正在爲F-104機掛載二〇MM的M61火神式機砲（照片爲古旺金提供）。

繁忙。

基地很大，清晨從待命室前往工作地點坐的拖車沒有頂沒有棚，坐在車上，冬天冷的能聽到自己和隔壁夥伴牙齒打顫的聲音。掛彈工作不分日夜，無分寒暑，新竹冬天風大，是頂著寒風幹活兒，寒風刺骨，冷到發抖，雙手常凍出凍瘡。每回拴、拆卸螺絲釘時都得小心翼翼，否則一個不小心掉在地上，新竹的風能將螺絲釘瞬間吹到老遠，我們經常追著螺絲釘跑，無論白天的訓練、出任務、或是夜航，工作起來特別辛苦。

當年國家窮，美國軍售我國的飛機都是汰舊的老飛機，故障率高，進場修護之前，先卸彈藥，將卸下的彈藥抬至彈庫存放，飛機修妥之後，再將彈藥從彈庫中抬出來裝掛。軍照外勤是飛機維修第一個幹活的單位，彈藥掛載也是妥善機起飛前檢查最後的一個步驟，飛行員執行不同作戰任務，裝掛的彈藥自是不同，所以我是聽從修補大隊修管科指示，修管科聽從作戰組作指中心指示，作指中心則是聽從高層下達的作戰要旨命令，由作指中心統一調派，通知修管科下達包括軍電中隊、軍照分隊等所有支援單位照辦。

地安事件

從軍照分隊報到第一天起，我便從事外勤工作，跟著班長學習，半年後以中士任官，那些隨部隊從大陸來臺的老班長做事一絲不苟，嚴格要求我們按照技令標準操做。老班長說只有嚴格遵守紀律才不會出錯，強調我們一個小疏失，往往會造成重大的安全事件，馬虎不得。工作時，老班長要求我們做事要認真，不能得過且過不負責任；但是私下對我們非常好，像父執輩一樣照顧我們這些還是高中生年紀的大孩子。

掛載稍有閃失極易造成危險，F-100曾經發生幾件因為操作不慎引起的地安事件。一天，一架停在三號大坪的F-100A，機砲上、退膛作業過程中，一位班員不慎觸發機砲，「轟」的一聲穿過正前方中隊機務室，不偏不倚打中機務室內一位正站在情況臺前報告事項的王宏慶助理士右手食指，王的右手食指應聲被打斷，砲彈接著打穿了機務室牆壁後掉在地上。事後檢視機務室牆壁，嚇了大家一跳，牆壁被機砲打穿了個洞，幸虧當時砲彈打到的是助理士右手食指，沒擊中身體，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F-100A有四門20MM機砲，一次中隊正進行飛機機砲上、退膛電路檢視測試，過程中班員不慎誤擊五

枚機砲，射中遠處基地外民宅，造成民宅輕微損毀，幸虧未傷及老百姓，事後檢討是座艙內檢視電路人員與艙外地面人員安檢時，下達指令錯誤。

還有一回機砲彈裝掛完成上膛時，班員一個不慎，機砲從機堡射出，射中前方營舍，打穿營舍牆壁，幸好未傷及官兵。再另一回，掛五吋火箭過程中，一位班員聽錯指令誤觸板機，不慎將五吋火箭發射出去，火箭藥柱噴出來的火焰瞬間灼傷班員的臉，基地救護隊緊急將他送醫急救，幸虧僅傷及臉的表皮，未燒至深處，脫了一層皮之後恢復原貌，所以裝掛彈藥隨時得小心翼翼馬虎不得。

軍械彈藥裝掛過程具高度危險且存在許多不確定因素，因此得非常小心謹慎按照技令按部就班，老班長不鄉愿不苟且，要求嚴格，經常耳提面命告誡只要稍有閃失都會造成重大事件，我們都不敢敷衍了事。為避免工作中出錯釀成無法彌補的損失或受傷，後來我當了班長，也是嚴格要求班員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因為砲彈是不長眼的。

F-100機身高大，響尾蛇飛彈彈體也大，非常沉重，掛響尾蛇飛彈時得由三個人合力抱起來方能掛到飛彈架上，是很吃重的活兒。20MM機

砲彈送至F-100座艙兩旁的砲彈艙過程，先得將砲彈拉起，扛起來由兩個人頂著，再由另一人爬上飛機站在機翼根部，將砲彈準確的放至砲彈艙內，這些都得身高夠高、體格夠壯、力氣夠大的班員去完成，軍電中隊軍照外勤工作很耗體力，是苦力工。

另外掛五百磅、七百五十磅、汽油彈等傳統炸彈雖有機械輔助，但是技巧上還是需要人力去完成，所以軍械外勤個個都得耐操耐勞，否則無法勝任。

晉升班長

F-100常有重大演習，跑道頭經常八架甚至十六架飛機依序起飛，每一架飛機掛載的武器彈藥不盡相同，有的掛飛彈有的掛炸彈，飛行員將飛機滑至跑道頭，跑道頭停了一整排的飛機，機庫裡、滑行道上也停滿了飛機，只見基地各型功能車集體出動向跑道頭急駛，那情景如同競速中的F1賽車，場面壯觀，軍械人員、彈藥裝掛車、彈輸車輛、油車全部出動，分別為飛機掛彈、加油，空軍演訓任務分秒必爭，從下達命令開始，軍照分隊必須在極短的潛力裝掛時間內完成所有裝掛，過程緊張、忙碌，直到完成戰備，戰機起飛。

爲了迅速、正確的完成所有裝掛



照片中的F-104機裝掛有標示數字「1」的M61—二〇MM機砲砲彈、標示「2」的五百磅炸彈裝尾掛以及標示「3」的彈輸車響蛇飛彈（照片爲古旺金提供）。

，軍照外勤班經常自動演練，班員跟著班長利用不飛行空檔，申請妥善機反覆裝掛、拆卸演練，班長告誡唯有平時不斷練習才能熟能生巧，得心應手，迅速準確完成戰備。全基地彈藥裝掛都靠我們執行，軍照外勤單位有百來人，我們是基地裡一群小小的螺絲釘，默默埋首工作，少有人注意我們，但是我們是讓飛行員起飛後能否發揮戰力的關鍵。

小時候家境苦，養成家裡六兄弟姊妹堅韌性格，都很能吃苦耐勞，因爲努力肯做，長官也看在眼里，我很快便升爲班長。班長是士官長缺，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基地換裝F-104，部隊選優派員至CCK，我是第一批前往換訓學習F-104武器裝掛的班長，

前後三年，直到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回防，九月F-104正式進駐新竹基地。

F-104的機砲與F-100機砲不同，F-104只有一門M六機砲、六個砲管、一個送彈機，發射速度極快，一分鐘能發射四千發子彈，這比F-100一分鐘一千兩百發子彈快多了。F-104以防空攔截爲主，也有對地炸射，換裝當下，所有武掛都得重新學習，我們在F-100既有基礎上，學習不同機種的掛彈知識與技能。

戰技競賽

空軍一年一度空中戰技競賽，代表各作戰聯隊參賽的戰機進駐CCK，民國七十七年至七十九年這三年，新竹、CCK兩基地分別以F-104競賽，我被基地派至CCK爲參賽飛機進行武器裝掛總督導。飛行員飛行技術再好，在空中比賽過程中，如果機砲故障無法發射，也是前功盡棄，所以不只飛行員，軍電中隊也是審慎選擇派員前往，能獲選至CCK參賽的裝掛人員都是箇中翹楚。

出發之前需校靶，每架飛機拖至校靶場，軍照人員配合校靶人員進行校靶，校準無誤才算大功告成，新竹基地經過換裝精實訓練，全軍炸射競賽中曾創下連續三年獲得F-104機組對空射擊總冠軍紀錄，很不簡單。

空戰出英雄技勤一半功，基地連續三年勇奪冠軍，飛行員在激烈競賽中空中射擊時沒有卡彈，軍械弟兄準確無誤的裝掛，功不可沒。

「104自民國七十二年七月進入換裝，民國七十五年九月回防新竹，直到除役，我始終在「104」機種的軍照外勤工作崗位上扛著彈藥裝掛的責任，後來基地換裝幻象戰機，我又開始學習幻象武器裝掛。民國八十八年七月，我以一等士官長退休，但是長官希望我能繼續貢獻所學，退伍後，受聘轉雇員直到現在。自基地任雇員至今又滿二十年，掐指數來，一生裡有四十年是在空軍這個大家庭中工作，我人生最精華的歲月是在空軍部隊裡，深感榮幸。

懷念眷村生活



空戰出英雄，技勤一半功，當我們飛行員在空中精準的戰技射擊成果鼓掌歡呼之際，別忘了，他們是一群默默付出的功臣，他們是技勤人員，是所有軍功戰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張宏堂士官長（後排左二）早年家境窮困，深深感念母親含辛茹苦的養育之恩，特將母親從鄉下接來同住頤養天年，並偶爾扮演老菜子，取悅母親。

士官待遇低，當年結婚時，無力購屋，打聽一般公寓租金至少六千起跳，經軍中長官介紹借住兵營老舊倉舍。兵營倉舍是早年日據時期日軍倉庫，倉庫裡用木板隔成多間，每家只有三坪大小，隔壁的隔壁掉東西到地上，隔壁的隔壁我家都聽得見。廁所是公廁，在倉庫外面，廚房共用，很克難，後來有了孩子，住兵營倉舍很不方便，經人介紹借住在空軍四村眷舍裡。住在眷村裡，左鄰右舍感情濃郁，太太連生了四個孩子，照顧孩子忙得焦頭爛額，左右鄰居媽媽們都會過來幫忙，還常拿蒸的包子饅頭給我們。眷村裡的人情味非常濃厚，後來眷村改建，老街坊都散置在多棟大樓裡，偶爾在社區裡遇見，會開心上前噓寒問暖，很懷念以前的老鄰居。



在空軍服務四十年的張宏堂士官長（第二排右一），對於空軍有許許多多的感謝，尤其感謝當年一起奮鬥、相互扶持的軍電中隊軍照分隊老戰友們。

張家祖孫三代，從祖父開始都是租屋居住，我是張家三代中第一個領有房屋權狀的人，終於擺脫在外飄泊租屋居住的辛苦，我將母親從鄉下接來同住，記得母親搭電梯，很新鮮，踏進家門，感動得流下淚來。

當年國中畢業少小離家投身軍旅，從此投入空軍大家庭，我對空軍有很多的感謝，很感激軍中老長官的愛護與提攜，感謝老戰友彼此同心協力戮力完成每一天的戰備，感謝當年在眷村期間左鄰右舍長輩們的關心與疼愛，飛行員因為和我們技勤人員朝夕相處，彼此成了好朋友，很感謝。

軍電中隊軍照分隊是一群基地裡最基層、默默工作的小小螺絲釘，我的一生無特別精彩，但是回顧一生，自覺內省不疚，俯仰無愧。